
象數之間：離卦在早期 《易經》的多重意涵

史亞當 (Adam Craig SCHWARTZ)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饒宗頤國學院

高潔譯

本文探討《易經》離卦代表的象，尤其是〈說卦〉所列出的各種意象。〈說卦〉把基礎文本中提到或引伸出來的意象，放進一個結構井然、高度詮釋性的系統下闡述，而八卦各自的「意象程式」正是由此系統生成。本文提出〈說卦〉的意象程式具備明確架構，所載卦象並非毫無章法地隨意羅列，象與象之間實不乏關聯和互動。我的主要論點是《易》類文獻裡為數甚夥的意象是由簡單而直觀的象形方式生發出來的，類似於新近發現的戰國占筮書《筮法》中的成象方式，即將單爻象及三爻組合裡數字卦畫的整體形象，與萬物的形狀或文字的字形互相匹配。假如占卜者能從單一數字或數字序列的組合中看到如許之多「象形之象」，如《筮法》所示者，我們有理由相信可以從數爻、單卦和重卦的數字組合裡，觀察出更深層次的主觀和創新意象。一言蔽之，單卦和重卦之象絕非無所取義；數

生卦，卦生象，象生辭，數、卦、象、辭共同構成最早的《易》類文本。專業卜者掌握筮卦傳統的專門知識，而戰國時期的《易》占在沿用傳統筮法的同時，又對八卦的意象程式加以發揚和闡釋。

關鍵詞：戰國占卜 專門知識 《筮法》《易經》 離卦

一、引言

關於數字筮占的新發現完全改變了我們對《易》類文獻編纂過程的看法。¹用植物莖、石頭、穀粒和其他相關

- 1 在本文中，筆者使用以下術語：《易》指的是《周易》、《歸藏》、《連山》三《易》，以及結果為單卦或重卦的筮占之書。《周易》僅指《易經》六十四卦經文，不包括解經之傳；而《易經》指《周易》及其所附傳即《十翼》。在談到《周易》時，筆者用「卦畫」一詞來指代六十四卦名前面由六根線組成的圖。筆者把卦名後的占辭稱為「卦辭」，把六爻各爻的占辭稱為「爻辭」。筆者根據爻在卦畫中所處的位置來指稱爻辭，自下而上，依次為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和上爻，而不使用數字（九和六）加行號的稱法（如初九、六二）。數字單卦和數字重卦的釋文亦自下而上，數字單卦和數字重卦也被稱為「數字單卦畫」和「數字重卦畫」。
- 李鼎祚（8世紀）的《周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是基礎文本，除《十翼》之外，筆者還引用了其他注解作為參考。本文所用《周易》和《歸藏》的出土抄本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本《周易》、馬王堆西漢帛書《周易》和王家台秦簡《歸藏》、《連山》無存世本。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70（放大圖版）、頁131-260（釋文）。傅學有、陳松長編：《馬王堆漢墓文物（一）》（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頁106-117。王明欽：〈王家台秦墓竹簡概述〉，收入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26-49。Edward Shaughnessy, *Unearthing the Changes: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the Yijing (I Ching) and Related 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提供了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本《周易》、王家台秦簡《歸藏》、阜陽漢簡《周易》的介紹、釋文和譯注；他的早期作品 *I CH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6) 也提供了馬王堆西漢帛書《易經》的介紹、釋文和譯注。兩書都是一頁給出簡本的釋文及翻譯，對頁給出今本文本及翻譯，以及參考書目。至於本文所用的數字單卦和重卦例，參看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張金平：《考古發現與易學溯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材料進行抽籤占卜，產生數字結果（一、四至九），再用線條記錄這些結果並垂直堆疊，形成三爻卦、四爻卦（罕見）和六爻卦，其中六爻卦在商代晚期（約公元前 1300–前 1046 年）似乎已經成為筮占常規。² 數字卦最初出現於晚商及西周（公元前 1045–前 771 年）的物質文化中，鑄刻於占卜材料和紀念性器物上，或單個出現，或成對、成組出現（卦序與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卦畫的傳統排序相合）。

本文所探討的新證據表明，在西周末期，數字卦已經從實際的占卜結果序列轉化為一個程式化系統。在所有可能出現的數值中，該系統只使用兩種，一或七和六或八，因為它們出現的頻率最高。³ 以一或七代表奇數，以六

2 迄今為止，數字四只出現在清華簡本的《筮法》中（完整引文見腳注 12），而未出現在任何實占卦例中。最晚到春秋晚期，在「四」的字形由四條平行的指示橫劃  轉變為更抽象的「四」（形體可能借自「厶」）之後，「四」似乎就可以被用在書面占卜結果中。數字「二」和「三」則未曾被使用，因為它們的字形一直都由多條指示性橫劃構成。在記錄卦時似乎不用積橫劃而成的數字「二」到「四」，因為它們易在組成卦畫和閱讀占卜結果時造成混淆。有關數字卦的發現，參看張政娘：〈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 年第 4 期，頁 403–415。英譯版參 Horst W. Huber, Robin D.S. Yates et al.,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inatory Inscriptions on Early Zhou Bronzes,” *Early China* 6 (1981): 80–96。

3 這指本文第二部分所討論的鼎卦戈銘文。李學勤構擬出西周時期的兩種揲蓍法，分別稱為「系統一」（系統「B」）和「系統七」（系統「A」）。系統 B 產生數字結果一、五、六、八、九，而無七，系統 A 產生數字結果五至九而無一。參看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11 年），頁 231。另外特別的是存在數字一和七

或八代表偶數，該簡化系統從而將可能的六爻結果限定為六十四種。將卦轉換為奇偶爻規範了筮占系統，最終形成一套卦畫，就像《易》類文獻中唯一完整流傳至今的《周易》的卦畫一樣。至少在戰國時期，常被稱為陰陽爻和男女卦（陰陽卦）的，是始於數字六或八和一或七，《周易》的爻和卦畫便是如此演變而來。⁴ 在本文中，我持以下三點

在同一序列中出現的例子，見腳注 17 西漢時期之例。賈連翔列表展示出「系統一」的數字在商和西周時 31 件器物上共 64 次的分布比例，數據如下：一：49.6%；六：25.9%；八：17.6%；五：5.2%；九：1.7%；四：0%；以及「系統七」的數字在商和西周時期 30 件器物上共 47 次的分布比例，數據如下：七：35.5%；六：42.2%；八：15.1%；五：6%；九：1.2%；四：0%。見賈連翔：〈試論出土數字卦材料的用數體系〉，《周易研究》2014 年第 6 期，頁 29-32。同時列表展示出戰國時期天星觀簡、包山簡、新蔡葛陵簡中筮占卦畫裡的數字，發現如下分布：四：7，五：13，六：323，一：308，八：10，九：23。他指出「系統一」與《周易》的關係更為密切。兩個系統都使用三個偶數（四，六，八）和三個奇數（一／七，五，九），這是比較清楚的。見賈連翔：〈清華簡本《筮法》與楚地數字卦演算方法的推求〉，《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3 期，頁 58。

- 4 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84-215，表示《周易》中的陰陽爻由數字一與八演變而來。數爻一／七與六在《筮法》中已經被稱為「陰」、「陽」（簡 13-15）。《筮法》把卦的性別分為男和女，確定性別的方法與〈說卦〉概述的方法相同，即通過計算構成卦的數爻／筆畫總數來確定卦的性別，其中陰爻或者偶數爻記作二。《筮法》共 228 個數爻，其中 85% 是一和六。這些資料表明，數字四、五、八、九在占卜過程中起特殊作用，而一／七和六兩個常數。

立場：第一，《周易》是一部西周文獻；⁵ 第二，卦畫始於數字；⁶ 第三，卦畫中包含象，由此產生出《周易》的卦爻辭。

占卜中和占卜後記錄、重繪卦畫的過程，涉及數字結果的排列方向、布局和書寫風格，因此它在數字占卜和象的識別中必然起著關鍵作用。這反過來產生了預言、戒辭、卦名以及各種基於占卜經驗的文辭。商代晚期和西周的占卜者及與之配合的書手服務於當時的王、王室和貴族，他們掌握專業的占卜知識，負責編纂早期占卜書。系統化的六十四卦畫由文王所作，卦爻辭由文王之子周公所作，這是公認的，即傳統上人們認為像《周易》一樣的占卜書在商末周初時就已出現。零散的考古記錄雖無法證實這一點，但能證明當時確實具備所需的環境和各種要素。我們可以肯定商末周初是卜筮結合的，占卜者既懂得識讀甲骨卜兆，也懂得識讀數字卦畫。商代占卜者使用筆記作為甲骨占卜記錄的參考，我們因而能夠假設當時的筮占記錄也使用了類似的筆記。⁷

5 根據本文之後討論的鼎卦戈銘文，公元前 9–前 8 世紀時《周易》至少由一套六十四卦畫與文本構成，文本包括卦辭和爻辭。

6 饒宗頤：〈殷代易卦及有關占卜諸問題〉，《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4 卷，頁 10–25。

7 David N. Keightley, “The Diviners’ Notebooks: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 Secondary Sources,” in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 eds. Shun-chiu Yau and Chrystelle Marchal (Paris: É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2001), 11–25.

鑒於卦畫起源於數字，最常出現的組合一六、一八、七八和七六會催化爻、單卦和重卦層面上的意象識別。以前兩種組合為例，《易經》學界常將 ☰ 鼎卦和 ☶ 頤卦稱為「象形之象」，即卦畫整體形似某一事物，而事物的形象又啟發了卦爻辭的創作。⁸ 從重卦畫中觀察出「鼎」和「頤」，這一過程似乎只能發生在前述數字組合中。⁹ 單卦亦如此，如坎為水，艮為山、門或手，巽為帶腿的平頂物體，如桌子、人腿到腰腹的部分，兌為開口或頂部分開的事物，如張開的嘴、公羊角及數字八。¹⁰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在其他數字組合構成的爻和單卦中觀察不到意象，現在我們知道

8 對於「象形之象」這一術語，參看黃宗義（1610–1695）：《易學象數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頁129。大多數《易經》著作都將這兩個重卦作為此類範例，如劉大鈞：《周易概論（修訂版）》（成都：巴蜀書社，2016年），頁34。當談到從卦畫中識別意象時，筆者使用了「整體」或「一體」和「兩體」（即重卦分成的兩個單卦）這樣的術語，關於這些術語的更多應用，參看朱震（1072–1138）：《漢上易傳》（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9 「頤」由「頁」（人頭）和有牙齒的「口」組成，最早在西周金文中出現時並沒有「頁」旁。該圖出自上博簡本《周易》。頤卦的卦爻辭源自卦畫與下頷的視覺圖像相似性。

10 坎象徵水，因為它的卦畫 ☵ 形似「水」的古文字字形（見圖1）。除「八一八」之外，其他數字組合不太可能產生同樣的關聯。《筮法》中有佐證這一解釋的內容：凡爻象，八為水。巽象徵腿狀物體，如桌子或人，因為它的卦畫整體形似腿或桌面。參看黃宗義：《易學象數論》，頁155。艮與山之間的關聯，極有可能源於它的單卦畫（六六一）初爻、二爻兩個六，及它的重卦畫（六六一六六一）初爻、二爻和四爻、五爻四個六。學者們注意到《連山》得名於它的首幅卦畫艮，因為在其中可以觀察到「山峰連綿」之象。

意象也可以從其他數字組合中識別出來。¹¹

在新近發現的戰國筮占書《筮法》中恰好有此類內容。《筮法》以圖表形式記錄在六十三支帶編號的竹簡上，內容包括如何闡釋數字重卦中的上卦和下卦。《筮法》基於具體的占卜規則，分別解釋了單卦的意義，並說明了單卦在一組四個單卦（即兩重卦）中如何相互作用。在〈爻象〉這一節（節 29/30；簡 52–59）中，單爻也有其相關聯的意象，就像〈說卦〉中羅列的卦象一樣。¹² 以下是數爻四（簡 58–59）和數爻八（簡 53–54）的意象：

四之象：為地，為員，為鼓，為耳，為環，
為踵，為雪，為露，為霰。

凡肴（爻）象八：為風，為水，為言，為非
（飛）鳥，為瘡脹，為魚，為罐筒，才上為醪，
下為汰。

在《筮法》的數字卦中，數字「四」寫作。戰國時期「四」還有如下字形：，和。相比之下，這些「四」內部有筆畫，且有的筆畫還會穿透外部輪廓。字形之間的

11 一個典型例子，帛書本《周易》中坤卦（六六六）名為「川」，「川」似乎得名於數字組合之形與「川」字形的相似性。

1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筮法》在頁 2–9（原大圖版）、頁 21–52（放大圖版）、頁 75–123（釋文）。只有數字四、五、八、九列出了爻象，如前所述，這四個數字出現的頻率很低，且大部分並非占卜者期望得到的結果。

差異，表明上述數爻四的意象是因形似「四」而與之產生關聯。這些意象看起來都是圓形的，並且都是相配的，因為其形皆似「四」的字形。它們按大小排列，除抽象的「員（圓）」之外，其餘都是具象的物體：兩個與身體有關，三個與天空有關，一個與土地有關，一個是樂器，一個是首飾。當占卜者看到時，便會聯想到該形的物體之象，這就是此處識別意象的方法。「四」的這種非典型寫法，即中空、沒有筆畫穿透輪廓，似乎專門用來更清楚地識別意象——我們可以稱之為「筮占形式」；還有一些其他文字也如此。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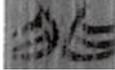
八	風	水	飛 ¹⁴	魚	洞 ¹⁵
					

圖 1 《筮法》中數爻八與其意象的字形相似性

- 13 中空的「四」在戰國時期的燕國璽印文字中確實出現過。早在商代記錄數字單卦和重卦時，「五」、「六」就被有意省筆簡寫，以免與「八」、「一」混淆。在《筮法》中，除數字卦部分之外，「四」都是以常規形式書寫。「九」亦如此，在數字卦中，它是以「筮占形式」書寫的，但在簡本的其他部分中，它以常規形式書寫。「九」字像右肘彎曲，是「肘」的初文。在筮占形式「九」中，像手臂的筆畫被拉直，肘部的彎曲被省略，類似於「一」的寫法。《筮法》（簡56-57）中九的一些爻象，如「蛇」、「弓」和「曲」，顯然都是形似「九」的、彎曲或有自然曲線的物體，這與四的爻象生發方式相似。在帛書本《易之義》中，「九」與蛇也有同樣的形似聯繫。
- 14 「非」是「飛」的假借字，帛書本《易經》把「飛」寫作「翯」。
- 15 「洞」是「筮」（筒）的假借字。

另一方面，數爻八的意象則很大程度上源於它們的字形與「八」相似。如圖 1 所示，每個意象的字形中都有與數字「八」之形相似的一部分。而「癰脹」、「言」、「醪」、「汰」等意象則不通過這種方式與「八」產生關聯，它們顯然演繹的是那些頂部敞開、底部鼓起或扇狀張開的東西。此處「言」通過兌卦與「八」聯繫起來，在〈說卦〉中，兌卦的主要卦象是「口」和「說」。兌卦的卦名似乎源於它的卦畫（一一八）與「兌」的字形  相似（如圖 3 所示），「兌」即「說」的初文。¹⁶

《筮法》通過把數爻之形和萬物及字形配對來取象，這其實是識別意象最簡單和直觀的方法。由於爻象這一節的結構和語言與〈說卦〉中卦及卦象的羅列非常相似，我們現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已有的配對例子不是偶然或巧合，還有更多的意象也是以同樣方式生發出來的。當然，這意味著《周易》中的意象從單卦畫和重卦畫中可見。如果占卜者能從單一的數字之形中看到如此多象形之象，那麼可以設想他們能夠從多個數字組合（即單卦和重卦），尤其是前述高頻組合中觀察出更深層次的主觀創新意象。

《筮法》中離卦的數字組合有「一六一」及其變體

¹⁶ 「八」在《周易》中出現了一次，即 ䷒ 臨卦的卦辭「至於八月兇」，臨卦的下卦是兌卦。參看于省吾：《雙劍詠易經新證》（北平：大業印刷局，1937年），第1卷，頁12-13。

「九八一」和「一八九」，¹⁷而無「一八一」。「一八一」是今本《周易》陰陽卦畫的早期形式，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主要鑒於晚商以降數字卦的存在及演變，且在上博簡本（戰國）和帛書本（西漢）《周易》中，卦畫看起來就是由「一」和「八」構成。¹⁸上博簡還證明了大約在公元前三百年時，《周易》尚在傳寫過程中，其核心內容就已定型。本文將運用《筮法》的意象識別方法，分析《易傳》中列舉的離卦意象。在分析卦的構成時，筆者重新思考爻在卦中的作用，並著重討論中虛在意象識別中的作用。在這方面，《筮法》把數字八與其意象相關聯頗具參考價值。這種方法提供了一個更好的角度，有助於我們評判、闡釋《周易》中離卦意象的來源，並尋找在《易傳》中未出現或錯誤分類的「逸象」。另外，對於在結構上與離卦有關的重卦，如中孚、鼎、睽等，本文將展開詳細分析。

〈說卦〉（第一組）和〈繫辭〉（第二組）列出以下與

17 拋開這些組合不談，在《筮法》的〈崇〉這一節（節 26/30；簡 43-51）中，一個由「五四五」構成的離卦帶有不祥之意，「一四一五」的組合也帶有不祥之意。這些組合在簡本的任何圖表中都沒有出現過，但它們作為參考被列出，說明二者都是實際的占卜結果。李學勤在《周易溯源》中討論了一件四川省西北部墓穴出土的西漢陶罐，罐上刻有由「九八一七八一（或九？）」組成的數字卦，該數字卦可以轉化為離卦。

18 筆者使用「前身」這一術語來說明《周易》陰陽爻的數字起源，但並非要用早期數字卦的方法來分析上博簡本和今本《周易》中的爻，參看李零：〈早期卜筮的新發現〉，《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 204；〈跳出周易看周易〉，《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 319。

離卦相關的意象：

第一組：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蟹，為蟹，為羸，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離，麗也……離為雉……離為目。

第二組：

日，火，網罟。

根據意象的這兩種分組及其在卦爻辭中的重要程度，筆者將其分為基本意象、意象和子意象，並進行了重組。此處的子意象主要是指基本意象及意象的功能、特徵、產物或衍生物。

1. 基本意象：網罟（即「羅」，「羅」亦兼為單卦與重卦名）。

子意象：雉，麗。

2. 基本意象：日，火。

子意象：明，電，麗，南方。

3. 基本意象（人身部位系統）：目，大腹（包含肚臍的腹部）。

4. 意象（父母與六子女系統）：中女。

5. 意象：外為硬殼、內裡柔軟且中部開口的物體。

子意象 1：甲冑。

子意象 2：贏，蟹，龜，蚌。

6. 意象：兵戈（有堅硬鋒刃，火中鍛造）。

7. 意象：科上槁。

這兩組意象構成了離卦的基本意象指南。然而，為甚麼其中一些意象，如甲冑和貝類，在《周易》中沒有出現？其他卦的意象也有類似的情況。筆者認為可以有以下兩種解釋：一是今本《周易》中未出現的意象屬於《歸藏》或《連山》等其他《易》類文獻；二是今本《周易》中未出現的意象存在於該書其他版本中。第一種解釋意味著〈說卦〉其實是綜合性的指導篇章，可以為各種《易》類文獻提供參考。¹⁹

假設〈說卦〉在戰國時期流傳，那麼根據我們所了解的《筮法》中意象與數字的關聯方法，我們要如何闡釋〈說卦〉中的意象呢？不論當時人們認為卦由陰陽爻構成，還是由數字構成，《筮法》中的卦和意象得以與實物、文字字形相關聯的源頭都是形似。占卜者在數字結果中看到「四」，觀察出「露」，因為二者形似；占卜者看到「八」，觀察出「風」，因為八的字形使他聯想到風的樣子，或者更可能是因為「風」字（即「凡」部分）與「八」字形相似（《說文解字》亦有「風，八風也」之說，可參考）。《筮法》證明這是戰國時期識別和解讀意象的主要方法。

19 該結論也見於金景芳：《〈周易·繫辭傳〉新編詳解》（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年），頁184-191。

我們發現，離卦的大部分意象都可以用這種方法闡釋，不同之處在於，除了單爻，占卜者此時還要觀察多爻組合，包括取自一卦中兩爻的「半象」。²⁰簡而言之，網、目、包含肚臍的腹部、火、日，及外為硬殼且中有開口的物體，源於卦畫與具體事物或文字字形相似。圖 2 說明離卦的卦畫與其部分基本意象在戰國時期的字形相似，我們還可以追溯到西周時的字形，建立類似的聯繫。在這些字形中，至少確實可以看到形似「一」、「六」、「八」的部分，數字卦「一六一」與「目」的字形聯繫尤為直觀。在《筮法》中，「魚」字像魚尾的部分（圖 1）形似「八」，「火」字的底部也如此。從數字角度思考，「火」字整體像序列「六八七」。事實上，「火」字中總有一個類似於八（六）的部分。²¹

今本《周易》中的離卦	上博簡本《周易》中的離卦	戰國時期的筮占記錄：數字卦「一八一」	《筮法》中的數字卦「一六一」（離卦）	戰國文字「日」	戰國文字「目」	戰國文字「火」
						

圖 2 離卦與「一六一」和「一八一」的對比及其相關意象的字形

20 于省吾：《雙劍謠易經新證》，第 1 卷，頁 2-4。

21 甲骨文「火」是象形字，寫作、，中部形狀像卦數「六」。在商代「燠」、「黑」等字中，「火」作為偏旁省寫為八。「炎」由兩個「火」構成，在馬王堆西漢帛書中寫作，中部的卦數「六」形更為明顯。

「麗」似一語雙關，表示網罟附麗於支架之上。正如筆者下面將要討論的，離卦有兩類網的意象，手持的網和展開的網。「雉」是網的目標對象，²²而「日」和「火」下列出的子意象都是其衍生物或特徵。

最晚在戰國時期，占卜者已經把「一六一」組成的離卦卦畫看作是包含肚臍的腹部圖像。《筮法》中有一個人身圖（節 24/30），其中有由數字「一」、「六」構成的八卦，分別和與之相似的身體部位匹配，離卦為腹部（圖 3）。²³〈說卦〉存在幾乎一致的對應，僅有離卦為目的差異。不過，〈說卦〉確實把腹部列為離卦的意象，只是不在這個意象系統中，而《筮法》在簡本的另一部分中，其實也認為日是離卦的意象。²⁴這意味著日與腹部都是離卦的意象，只是兩部作品的編纂者做了不同的編寫選擇。但對於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離卦的卦畫、腹部和日三者之間的形狀關聯，以及當八（六）被夾在一（一）之間時，

- 22 「雉」成為離卦的意象也可能是通過「日」實現的。夏含夷對本文此處的評論是：「離卦與日建立聯繫之後，自然就會與雉聯繫起來，因為雉很早就與日產生關聯了（朱雀是天之四靈之一，象徵老陽）。無需多加描繪雉的特點，這樣的聯繫就會在早期占卜者的心目中發揮作用。」
- 23 對於離卦與其基本意象「腹部」之間的關聯，最好的例證是四爻的爻辭。爻辭描述了婦女分娩的過程，參看曾憲通：〈《周易·離》卦卦辭及九四爻辭新詮〉，《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4期，頁45-48。腹部的子意象是鼓缶（離卦三爻，中孚卦三爻）和饋（家人卦二爻）。
- 24 在《筮法》死生節的（節 1/30，簡 1-2）第一卦例中，組合「一六一」有「哭」這一意象。

中虛在意象識別中所起的作用。一旦建立起卦畫、肚臍與目之間的聯繫，我們就可以明白「日」是如何融入離卦的意象基礎的。²⁵ 太陽、眼睛的虹膜、包含肚臍的腹部都是圓的，與 __ 上置八構成的內部中空之形相似。在《筮法》的人身圖中，兌卦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表示出口鼻意象。其他占卜者從卦畫中識別出太陽的先後次序，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意象識別的模式是十分明確的。

以上我們運用《筮法》中識別爻象的模式，將離卦及其爻的基本意象來源分為物體形似和字形相似兩類。接下來我們將看到離卦的其他意象，包括兼為單卦與重卦名的羅是如何巧妙地融入這個模式的。離卦與其意象聯繫的關鍵，是夾在作為意象輪廓、貝殼或框架的兩條實線（一或

25 對於 ☲ 離卦與其基本意象「日」之間的關聯，最好的例證是其三爻的爻辭「日昃之離」，還有 ☱ 豐卦的卦爻辭，如卦辭「宜日中」和二爻、四爻的爻辭「日中見斗」。經學家把離卦上爻爻辭中的「日昃」解釋為太陽將要落下，因此，離卦的中虛本身就是太陽，參看荀爽（128–190）的注釋，見李鼎祚：《周易集解》，頁 195。又見黃宗義：《易學象數論》，頁 142。腳注 39 中提到「日」在明夷和晉這一對重卦中所起的作用。對於離卦與其基本意象「日」之間的關聯，最好的例證是五爻的爻辭「出涕沱若」，以及 ☲ 小畜卦四爻的爻辭「夫妻反目」，而離卦是小畜卦的上互卦。此外，「眇」（《說文》：「眇，一目小也。」）在全書中僅出現兩次，即 ☲ 歸妹卦二爻的爻辭與 ☱ 旅卦的三爻的爻辭「眇能視」，而這兩卦的卦畫中都包含離卦。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135。《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中的占卜記錄也將離卦和日聯繫起來。

七)之間的中虛。²⁶對於數字「八」而言，中虛是☱或--之間的空間；對於「六」而言，中虛是∧內的空間。這就是〈說卦〉中一系列貝類和爬行動物意象生成的原理。



圖3 人身卦圖

筆者在此要闡明〈說卦〉為何將「龜」(戰國時期字形)列為離卦意象。「龜」在《周易》中共出現三次：分別在☱損卦(第41卦)、☱益卦(第42卦)和☱頤卦的爻辭中。在今本《周易》中，損卦與益卦順序相連，形成一對，因為把其中一卦的卦畫顛倒過來就是另一卦。根據〈說卦〉，龜之所以出現在這三卦的爻辭中，是因為在它們的卦畫中可以看到被放大的離卦。²⁷這很重要，因

象數之間：離卦在早期《易經》的多重意涵

²⁶ 朱熹的「八卦取象歌」有「離中虛」，見朱熹撰，蘇勇校注：《周易本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88。

²⁷ 來知德(1526-1604)：《周易集注》(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5年)，頁228。

為它證明了把重卦畫解讀為放大的單卦，也是戰國時期釋卦的方法。根據《筮法》中識別意象的方法，人們總要通過形狀相似在龜和離卦之間建立聯繫：單卦畫頂部和底部的陽爻形似烏龜背甲和腹甲，中虛形似烏龜頭部的開口；被放大的離卦形似烏龜殼，殼是烏龜的典型特徵。本文之後討論鼎卦時，筆者將再次運用典型特徵和意象識別的方法。漢代學者認同龜是離卦的意象，認為離卦取象於與之形似的外剛而內柔或內空之物。²⁸

二、「虛」與☲中孚卦（第 61 卦）

在〈說卦〉中，「科上槁」（腐木洞）這一意象也是通過中虛與離卦建立起聯繫。把☲旋轉九十度☲，更容易看出兩條實線陽爻如何構成簡筆的樹幹輪廓。洞，或者說腐朽源於中虛。中孚卦畫中部有二陰爻，即二中虛，因此像離卦與「科上槁」之間的關聯一樣，〈象〉也將中孚與木聯繫起來。中孚的卦辭中有「利涉大川」，〈象〉言「乘木舟虛也」。唐代《周易集解》收錄了六朝學者王肅（195–256）對此的進一步解讀：「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也。」²⁹〈象〉顯然並沒有用下兌上巽來闡釋

28 李鼎祚：《周易集解》，頁 225。在筆者看來，尚秉和：《周易尚氏學》（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頁 193，錯誤地把「龜」看作艮卦的意象。

29 李鼎祚：《周易集解》，頁 369。

中孚卦的構成，而是在其卦畫中看到一種離卦的互卦。³⁰ 重複離卦單卦的每一爻，中虛的空間就會擴大，並產生離卦所謂的純粹「大象」。³¹

根據王肅之言，〈象〉所言之「虛」指的是中孚卦畫中部的空白空間（三、四爻），此中空開口對於識別「涉大川之舟」意象而言至關重要。雖然在《周易》的傳中，只有〈象〉使用術語「虛」來指稱偶數爻，但在新近發現的《筮法》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這意味著最晚在戰國時期，中虛已經是釋卦解經話語的重要部分了。³²

中孚卦的舟象是先秦《易傳》解釋一體卦畫、「隱象」與卦爻辭之間關係的一個例子。〈象〉表明，卦辭中利涉大川的指令就是從這一意象中產生的。圖 4 提供了兩個早期的例子，說明了離卦的舟象是如何「出現」在占卜者眼前的。第一例是在安陽出土的商代晚期酒器陶範，於 1937 年公布，上面刻有一對數字卦。第二例是 1997 年在陝西省丰鎬遺址出土的商末周初陶罐碎片上的刻文。³³ 當轉換為陰（八）陽（一）爻時，第一例右側的數字卦「七七八六七五」

30 〈繫辭〉提到「剡木為舟」與 ䷛ 渙卦有關，這似乎是離卦的大象出現在渙卦卦畫二爻到五爻的間接證明，渙卦的卦辭中也包含占辭「利涉大川」。

31 出自來知德：《周易集注》。

32 在《筮法》死生節（節 1/30，簡 1、4）的第 1-2 卦例中，有關數字六和震卦的內容使用了術語「虛」。丘作為震卦的意象，見于省吾序言，尚秉和：《周易尚氏學》，頁 5-16。

33 黃濬：《鄴中片羽》（北平：尊古齋，1937 年），第 2 卷，頁 47。後者見徐良高：〈1997 年灃西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227。

相當於於中孚；第二例的數字組合「六六一八一五」可以轉換為 ䷛ 漸卦，離卦是漸卦的上互卦。從圖 3 可以看出，其中的數字組合「一八一」和「七八六」與商末「舟」、「宀」、「離」的字形相似，它們都是離卦的意象基礎。³⁴ 雖然筆者並不是說這些或其他任何數字組合此時有固定的名稱，但像這樣的例子說明了占卜產生的「圖像」類型，以及占卜者和書手平時看到的「意象」類型。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編纂占卜書所需的要素是顯而易見的，這類數字組合在數術和意象識別中起直接作用。

「七七八六七五」 (右)	「六六一八一五」	「舟」	「家」字中的 「宀」	離（罕）： 「禽」、「擒」 的義符。

圖 4 離卦的數字卦變體與意象的關聯

34 「宀」是一個基礎義符，被用在如「宗」、「家」、「牢」等字中。畜養動物出現在離卦的卦辭中，當然也出現在了 ䷛ 小畜卦和 ䷍ 大畜卦中。小畜卦的三爻至五爻是離卦互卦，大畜卦的三爻至六爻包含放大的離卦互卦。大畜卦在帛書本中被稱為「泰畜」，在上博簡本中被稱為「大篤」；小畜卦在上博簡本中被稱作「小熟」。「宗」在《周易》中出現了兩次，分別在 ䷌ 同人卦二爻和 ䷋ 睽卦五爻的爻辭中，且兩次都是離卦的中間爻。「家」（指建築結構，而非成家、家庭）只出現在有離卦（作為上卦、下卦或互卦）的重卦中；見大畜卦的卦辭，䷍ 家人卦初爻、四爻、五爻爻辭，豐卦上交爻辭。

在《周易》及相關文獻的出土版本中，中孚卦的不同名稱有「中復」、「中」和「中緜」。這些名稱顯然源於上下有陽爻時三、四爻的中空所關聯的意象。³⁵

下面關於羅與禽的部分將說明筆者為何將卦名中的「孚」譯作「俘獲」。

三、羅與禽

「羅」是解讀離卦的基礎意象，因為它兼為單卦與重卦的卦名。〈說卦〉遺漏了羅，但〈繫辭〉包含這個意象。〈繫辭〉記載了在上古時期，伏羲「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無論作名詞還是動詞，從羅的主要功能引伸開來，皆會產生捕獲和獲取的子意象。這與離卦的其他基本意象「目」、「日」、「火」衍生出「見」、「哭」、「涕」、「窺」、「眇」、「明」、「文明」等子意象的方式相同。在虞翻（164–233）的注解中有「離目見」，〈象〉將離卦卦畫解讀為「明作兩」，即兩個單卦中各有一個日，此即占卜者及經學家製造關聯、建立聯繫之例。

在帛書本《易經》和清華簡本《筮法》中，「離」都被稱為「羅」。《筮法》中還有關於「羅」得名緣由的說明：

35 參看 Shaughnessy, *Unearthing the Changes*, 169, fig. 4.1。對於「中」，參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別卦，簡8。中孚卦、渙卦（第59卦）、益卦（第42卦）與木的聯繫，通常歸因於巽卦，筆者之前提到巽卦的意象是帶腿的物體，此處是木。

奚古（故）謂之羅？司藏，是古（故）謂之羅。³⁶

「離」在秦簡《歸藏》中被稱為「麗」，〈彖〉也把「離」解釋為其同音字「麗」。「羅」與「離」古音相同（來母歌韻），這使得當代學者常簡單地把「羅」當作「離」的同音假借字，³⁷但這就意味著二者僅在字音上相關。而實際情況更加複雜且更有意義，因為「羅」與「離」都有網的基本義。具體來說，「離」是手持的網，用於捕捉空中之物，如鳥（由此可知短尾鳥「隹」在離字中的表義作用），而「羅」是展開的網（附「麗」於框架上），用於捕捉地上之物，如罾、禽和魚。也許「離」、「羅」古本一字，後來分化為兩個不同的字。³⁸二字的古文字字形可以通過網的朝向來區分，在「離」字中網朝上且有手柄（形如十，像「七」的字形；參看圖4中的七八）；而在「羅」字中網朝下，且其糸旁表明「羅」由絲線織成。上舉〈繫辭〉中離卦有網的意象，早在漢代就有經學家說明這是因為「離為

36 《易傳》通常把「藏」歸於坎卦，因為坎卦與冬、水、北方相關。《筮法》中還有其他坎離卦象互易的情況，如坎卦與南方相關聯，離卦與北方相關聯。然而，「藏」確實與離卦的基本意象關係密切。因此筆者贊同廖名春的觀點：離卦與司藏相關聯完全不是筆誤。見廖名春：〈清華簡《筮法》篇與《說卦傳》〉，《文物》2013年第8期，頁70–72。

37 李學勤：〈清華簡《筮法》與數字卦問題〉，《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53。

38 參看劉大鈞：《周易概論》，頁316–317。

目」而「目之重者唯罟」。³⁹ 離卦初爻的爻辭「履錯然敬之」也間接涉及網和其衍生義「俘獲」。

《周易》爻辭中的禽鳥都與離卦有關，⁴⁰ 如前所述，飛鳥是數爻八的意象，這種關聯或因數字八與鳥展翅飛翔之形相配，或因其與「飛」字形相似。在〈說卦〉中雉是與離卦相關的意象，更明顯的兩例在 ☲ 明夷卦（第 36 卦）和 ☷ 旅卦（第 56 卦）的卦爻辭中。⁴¹ 前者由上坤下離組成（因此卦名中有「明」），其卦爻辭是關於飛鳥的整體敘述；後者由上離下艮組成，其五爻和上爻的爻辭中有「射

39 虞翻的注解，參看李鼎祚：《周易集解》，頁 452。

40 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 ☱ 小過卦（第 62 卦）的卦爻辭中出現了三次「飛鳥」，根據《周易集解》中虞翻等經學家的觀點，頁 372–378，飛鳥出現的原因是小過卦與中孚卦是對卦，小過卦相當於放大的坎卦，而中孚卦相當於放大的離卦，坎離亦相對。除把小過卦中所有的「飛鳥」都歸因於離卦之外，虞翻還認為卦畫似飛鳥之象的俗說是妄言，即以二陽在內為身、四陰在外為翼。《筮法》認為數爻八有飛鳥之象，《說文解字》把「離」定義為黃鸝鳥。參看《說文解字注》，頁 142。

41 將「明夷」譯作「Calling Pheasant」出自夏含夷，見 Shaughnessy, *I CHING*, 113。經學家們認同爻辭描述的飛行之物是鳥，而生發這一意象是由於離卦是 ☲ 明夷卦的下卦。同時，一般認為卦名中的「明」也源於離卦，與其意象「日」有關。☲ 晉卦（第 35 卦）與明夷卦相對，由上離下坤構成，也有意象「日」，這證明離卦與「日」相關。鴻是 ☵ 漸卦（第 53 卦）爻辭的典型意象，而離卦是漸卦的上互卦（三爻—五爻），漢代經學家指出了這個聯繫，見《周易集解》，頁 325。

雉」和「鳥焚其巢」。⁴² 卦名離、羅與鳥的關係，通過其與「禽」、「擒」字的聯繫進一步加深。「禽」由「离」（網）的象形加上聲符「今」構成，是「擒」的本字（加上義符「手」），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經常出現在田獵占卜的句末。網這一意象衍生出相關的目標與功能：鳥、罾、魚、人及俘獲，這就是〈繫辭〉解釋離卦起源的方法。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中孚的卦辭「豚魚吉」是在其卦畫中觀察到「離卦之網」的結果，再加上其爻辭「虞吉」（初爻）、⁴³「得敵」（三爻）、「有孚攣如」（五爻），說明卦名中的「孚」應當理解為「俘獲」，而非「信」或「誠」。⁴⁴ 捕捉獵物（即捕獲）與俘獲人或戰利品等目標（即獲利），自古以來就是重要且常見的占卜主題，所以我們不難看出網是如何成為占卜書中一個類目的。正如筆者將在下一節繼續討論的那樣，占卜者需要的是相似性，無論是明顯

42 來知德：《周易集注》，頁 306–307。尚秉和：《周易尚氏學》，頁 254–255。來知德、尚秉和等學者把離卦的中虛與鳥巢聯繫起來，這是又一個中空之木或有洞之木的意象。另一個射鳥之例出現在䷛ 解卦（第 40 卦）上爻的爻辭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而離卦是解卦的下互卦。

43 另外，「虞」還出現在䷂ 屯卦三爻的爻辭「即鹿（或讀麓）无虞」中，而屯卦中初爻至五爻是放大的離卦。「屯」的詞義是填滿、儲藏，屯卦與離卦相關的其他意象有分娩（二爻；離為大腹）和「泣血漣如」（上爻；離為目）。

44 「孚」字由「爪」與「子」構成。「孚」字在西周金文中最早被用於敘述有關戰爭與掠奪的事件，確切地說是以實物（戰利品）和人為目標。「俘」是「孚」的後起孳乳字。在帛書本《周易》中「孚」寫作其同音字「復」，這使得理解它們變得更複雜了。

的、細微的、主觀的、或深奧的均可，以此在卦畫與萬物間建立聯繫來取象。今本《周易》中離卦卦名無疑應為「羅」，作名詞或動詞。⁴⁵

總之，離卦與其意象的聯繫源自卦畫與實際事物或字形的相似性。儘管兼為單卦與重卦之名的「羅」源自意象「網」（及網眼），但它只是從離卦的眾多卦畫（變體）中觀察到的幾個基本意象之一。意象識別的關鍵是卦畫中明顯的中虛，當底部緊鄰一條實線（如一或七的橫筆）或處於兩條實線之間時，中虛之形會產生很多意象，包括網、日、火、目、下腹，還有帶框架或硬殼的開口物體、中空的木頭，以及牢、宗、家等字中的「宀」，而其中最後一組是逸象。

兼為單卦與重卦之名的「離」和「羅」，只意味著命名的人從卦畫中看出了網的意象，至少在《周易》傳統中是如此情況。但它並不意味著離卦在其他傳統中沒有別稱，也不意味著離卦沒有其他意象，或其他意象不能與網的意象共存。卦爻辭整體的開放性是《周易》的特徵之一。在占卜實踐和書寫文化的背景下，卦畫與意象之間的關聯是研究《周易》及相關文獻的起源、構成、演變的重

45 劉大鈞也採用這種翻譯方式，見劉大鈞：《周易概論》，頁316–317。夏含夷把《歸藏》中的卦名「麗」譯為「Fastening」時說它原本的意思是被網困住，見 Shaughnessy, *Unearthing the Changes*, 208。在今本《周易》中小過卦上交的爻辭是「飛鳥離之」，而在上博簡本和帛書本中都是「飛鳥羅之」，這可以佐證夏含夷的觀點。另外還可以比照《詩經·新臺》：「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參看廖名春：〈清華簡《筮法》篇與《說卦傳》〉，頁72。

要基礎。本文的第一部分探討了爻、單卦、重卦取象的方式，也可以說是這種方式的靈感來源，在第二部分，筆者將繼續探討如何通過卦畫得出其卦爻辭。在此過程中，我們還將看到同一卦相互衝突的意象在卦爻辭中如何協同發揮作用，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卦如何產生筆者所謂的「假象」。

四、卦畫是如何得出卦爻辭的：以鼎卦戈銘文為例

目前最確定的、且可能是年代最早的帶有相應爻辭的卦畫，見於一篇青銅戈銘文，這件私人收藏的銅戈時代約在兩周之際，即公元前 8 世紀左右。⁴⁶ 此真跡無疑屬於《易》類文獻傳統，對於《周易》的起源和成書來說，是一個極其重要歷史環節。

46 董珊，〈論新見鼎卦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在陝西省岐山縣鳳雛村（H11:85）出土了西周早期帶有數字卦和文本的甲骨，但太過零散，且缺乏足夠的語境，參看曹璋：《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 年）。饒宗頤：〈由卜兆記數推究殷人對於數的觀念〉，《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 4 卷，頁 72。饒宗頤指出這種形式的甲骨刻辭看起來像是卦加上爻辭，確實與我們此處所討論的銘文的形式相似。另見 Shaughnessy, *Unearthing the Changes*, 12–13。秦簡《歸藏》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卦辭以「曰」開頭。



圖 5 鼎卦戈銘文（拓本及釋文）

六一一一六一曰：
 鼎止（趾）真（顛）；
 鼎黃耳，莫止（趾）。
 八五一一六五：
 拇（吝）。

鼎卦戈銘文（圖 5）由兩個數字卦及所附文本構成，當轉換成陰陽爻時，這兩個數字卦「六一一一六一」和「八五一一六五」都相當於鼎卦，「鼎」是《周易》與《歸藏》中的卦名。在第一個數字卦之後是兩「爻辭」，它們與《周易》中鼎卦初爻和五爻的爻辭有驚人的相似性。在爻辭之後是第二個數字卦，緊接著是占辭「吝」。「吝」雖然不在《周易》中，但出現在《歸藏》中。兩個數字卦可能都是實際占卜的結果，或後者是實占結果，之後被轉寫成前者（一六組合）以便展示。⁴⁷ 筆者贊同後一種解釋，主要是因為在時間上它與由數字卦演變為規範系統的時期相合。而且，銘文的行款與書寫風格不同，第二個數字卦的大小與文字相近，而第一個數字卦則被寫得更大、更明顯。兩卦中數字六的寫法不同，第一卦的書寫風格表明它似乎是紀念性的。此外，連續畫兩個鼎卦的概率很小，這也有利於證明後一種解釋，當然這種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

象數之間：
 離卦在早期
 《易經》的
 多重意涵

47 賈連翔：〈數字卦的名稱概念與數字卦中的易學思維〉，《管子學刊》2016年第1期，頁101-103。

除，但確實很值得懷疑。似乎可以確定的是，兩爻辭對應著兩個偶數爻，且顯然與占卜方法相關。

《周易》中的鼎卦卦畫	鼎卦戈銘文中的 「六一一一六一」	鼎卦戈銘文中的「鼎」
		

圖 6 鼎卦

可以確定的是，此卦畫與爻辭是筮占的結果，筮占活動產生了數字卦及占卜者用專業知識釋卦的確定表述。這雖然不能證明我們所知的《周易》此時已在流傳，卻能有力證明對卦的判定及爻辭已經在流傳，而且占卜者了解這些知識。如果對於鼎卦而言是這樣，那麼其他卦也必然如此。根據現有證據，在西周晚期（公元前 887– 前 771 年），《易》類書籍或是已經以某種形式存在，或是在成書過程中。《左傳·莊公二十二年》中最早提到了《周易》這本書。

鑒於本文的研究目的，筆者在此提醒大家注意一六組合的數字卦畫、實物鼎和卦名之間明顯的形似關係。圖 6 提供了《周易》鼎卦卦畫、一六組合的鼎卦卦畫和銘文中重點突出的「鼎」字三者之間的對比。⁴⁸ 刻寫卦畫的人為了

⁴⁸ 字作「貞」，假借讀為「鼎」。

模仿鼎腿的輪廓，似乎特意把數字六的末端寫彎曲。⁴⁹ 從書手的主位角度來看，這種有意的書寫風格表明在卦畫中可以看到鼎的形象。一旦占卜結果「六一一一六一」產生，卜者就可以從中觀察到鼎的形象。銘文整體提供了第一手證據，表明卦畫因此最終得名為「鼎」，這在實物鼎、鼎字與鼎卦卦畫之間建立起明確的聯繫。卦畫一被識別並標明為「鼎」（無論是口頭形式還是書面形式，都不重要），以鼎為主題的爻辭自然就會相繼出現。由於該銘文不太可能恰好就是鼎卦卦畫與爻辭的來源，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最晚在西周晚期，數字卦「六一一一六一」及爻辭就已經在流傳了。根據戈銘內容，鼎卦的文本最開始極有可能由卦畫、整體占斷和爻辭構成，爻辭自下而上描繪鼎的形狀與獨特部分。

夏含夷曾多次以鼎卦的闡釋為例來探討《周易》中卦爻辭的構成：

中國各個時期的經學家都能在鼎卦底部的陰爻中看到鼎腿的形象，在二三四陽爻中（從底部數）看到堅固的鼎腹部分，在五陰爻中看到鼎的兩個把手，或稱之為「鼎耳」，在頂部陽爻中看到用於舉鼎的鉉。《易經》中鼎卦爻辭的意象或

49 董珊在〈論新見鼎卦爻〉中提到了六的獨特寫法，但未將其與鼎形聯繫在一起。賈連翔：〈數字卦的名稱概念與數字卦中的易學思維〉，顯然受益於董珊的研究，也提到了這一點，但同樣未建立聯繫。

預兆表明創作爻辭的人心中一定也有這些關聯。因此，第一句爻辭對應卦畫底部的陽爻，指的是鼎腿（鼎顛趾）；第二句爻辭對應被視為鼎腹三陽爻中的第一爻，指的是鼎的所盛之物（鼎有實）；第五句爻辭對應被視作鼎把手的陰爻，指的是把手，或「鼎耳」（鼎黃耳）；頂部陽爻指的是用於舉鼎的堅固的鉉（鼎玉鉉）。這些作為預兆的象或許是從卦畫的形狀自然生發出來的，反過來，這些象又引發出上文討論的那類有預言意味的韻文，這些韻文無疑衍生自特定的占卜情境。筆者認為，這就是《易經》中單個爻辭的產生過程，人們能自然而然地理解它。⁵⁰

夏含夷提到的「中國各個時期的經學家」，大概始於《周易》之傳，確切地說是〈彖〉，它著重強調了鼎是一個意象（「鼎象也」）。當我們發現這條簡潔的解釋說明是整篇〈彖〉中唯一直言「象」的表達時，它的影響就更突出了。⁵¹ 夏含夷所言「作為預兆的象或許是從卦畫的形狀自然生發而來的」無疑是正確的，但《筮法》等新抄本的發現，使我們開始意識到意象起源之中實際有更加複雜的層次。單爻（即單個數字）、單卦（即三數組合）、重卦（即六數組合）及其他數字組合，皆為取象之法。既然可

⁵⁰ Shaughnessy, *I CHING*, 12–13.

⁵¹ 虞翻指出了這一點，他進一步強調，卦爻辭是從卦畫中觀察到意象的結果，見李鼎祚：《周易集解》，頁 308。

以從單個數字中觀察出多重意象，那麼在不同的數字組合中識別出的意象數量就會激增。比如說，坤卦會因為數字「四」的筮占形式而有意象「地」嗎？在《筮法》的「四之象為地」出現之前，這是難以想像的。筆者此處只是想表達，我們所知的八卦與六十四卦以數字變體形式存在了幾個世紀，從實際占卜結果中觀察出的意象在卦爻辭的創作和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周易》的卦爻辭之所以如此費解，其中一個原因是在這些被遺忘的數字卦畫中仍然隱藏著意象。重現早期的單卦與重卦變體，可能會再發現一些逸象。⁵²

在單卦畫、重卦畫與意象之間建立關聯，需要它們與意象的典型特徵或標誌性特點相似。⁵³ 鼎、象、馬等漢字基

52 我們可以嘗試分析一個這樣的例子，當把數字轉換為陰陽爻時，數字卦 $\overline{886611}$ （一八八六一一）相當於 $\overline{66} \overline{88}$ 益卦（第 42 卦）。它與其他十個數字卦排列成帶狀，被刻在一個西周早期陶罐上，該器於 1987 年在陝西省淳化縣被發現，見姚生民：〈淳化縣發現西周易卦符號文字陶罐〉，《文博》1990 年第 3 期，頁 55-57。筆者在此將指出從數字卦中看出的兩個意象。第一個意象在其下卦（初爻至三爻）中——在一上重複八。這個數字組合與該卦後來的卦名「益」（商代晚期甲骨文）的古文字字形相似。如此處商代晚期甲骨文所示，二者相配是因為在「益」字中有像兩個八的部分。在初爻至四爻中可以看出第二個意象，它形成了一個不同的圖形——被稱為「圭」（商代晚期甲骨文）的箭頭形石牌，「用圭」出現在益卦三爻的爻辭中，恰好位於這一形象的中心。各個時期的經學家都不知該如何解釋卦畫與卦名、卦名與相應的卦爻辭之間的關係。經學家們把意象「圭」強加在不同的卦（震卦或乾卦）上，並且只能通過「圭」的禮儀功能來界定它的對象。

53 參看〈繫辭〉的說法「象也者像也」。

於某些典型特徵而簡化，是該趨勢在古代書寫實踐中存在的實例（圖 7）。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刻手就已經想到簡化「鼎」的寫法，只保留鼎腿和鼎耳，而無明確的鼎身。這顯然是因為只有它們是用於辨認「鼎」字的必需部分。在戰國時期，「象」字簡化了象身，只留下其特有的長鼻、長牙和尾巴。在東周時期，「馬」字開始出現一種變體，將馬身與馬腿簡化為兩筆，只留下其獨特的眼睛（目作為聲符）與鬃毛。從這個角度來看，乾卦與〈說卦〉中列出的眾馬意象之間的關聯，雖然亦有其他解釋，但極有可能是因為乾卦卦畫的三陽爻形似兩周時馬字中代表鬃毛的三橫筆。

鼎	 甲骨文	 西周金文	 甲骨文變體
象	 商代族徽銘文	 西周金文	 戰國文字變體
馬	 西周金文	 東周金文變體	☰ 乾卦
	 上博簡《周易》	 戰國文字變體	

圖 7 文字變體中看到的意象典型特徵圖示

根據鼎卦爻銘文，我們假定初爻代表的鼎腿與五爻代表的鼎耳是最初用於從卦畫中識別出鼎的關鍵特徵。這強調了下卦巽的構成與功能，並且揭示了應被視為離卦假象的意象。

如前所述，〈說卦〉中巽卦有與帶腿物體相關的意象，這又是在卦畫與實物、文字之間有形似關聯的一例。巽卦的初爻六或八有機地構成物體的腿部，接下來的實線數爻（一一）則是桌面或從大腿到腰腹的人體中部，這就是為何在〈說卦〉與《筮法》中巽卦都有意象「股」。在「鼎」字的下半部分中觀察出數字組合「六一」或「八一」並不難，這裡我們用西周金文中的「鼎」字來說明，該字見於年代稍早於鼎卦爻的銅器銘文。事實上，我們幾乎可以斷定兼為單卦與重卦之名的「巽」（巽字的異體）本身，就源於其戰國文字字形中的「几」與卦畫（出自上博簡本《周易》）的相似性。這也正是為何桌（或床）是巽卦爻辭中的典型意象。巽卦與其另一個基本意象之間，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建立聯繫，根據之前對《筮法》中數爻八意象的討論，巽卦與風之間的關聯可能是因為其初爻為數字八（圖 1）。

離卦在鼎卦卦畫中功能異常，兌卦作為睽卦（第 38 卦）的下卦情況與之相似。下一節的討論中心——卦名與爻辭中的「睽」，有可能與離卦的意象有關，⁵⁴這正如卦名與爻辭中的「鼎」，起源於或受啟發於巽卦的帶腿物

54 在睽卦卦畫中發現「離之目」，是尚秉和最喜人的發現之一，見尚秉和：《周易尚氏學》，頁 13-19、177-181。

體意象。兌卦因與離卦特定組合成睽卦，所以受其影響增加了「內視眼」（即「斜眼」）的假象，類似地，離卦因與下卦巽特定組合成鼎卦，所以增加了腹、耳、鉉等意象，除此之外，離卦從未與這些意象有關聯。在鼎卦卦畫中辨認出鼎形，會拆分離卦的卦體，使離卦脫離其正常的意象基礎。鼎卦唯一與離卦相關的意象出現在三爻的爻辭「雉膏不食」中，這句爻辭有雙重作用，它能引起人們對卦畫中出現的離卦的注意，並談到鼎的主要功能之一——烹飪食物。

總之，雖然木、火、金（下互卦乾卦的意象）的組合體現了鼎的化學成分及使用它所需的基本材料，為鼎卦提供了一個合理精巧的解釋。但對於解釋鼎卦卦名與其分層創作的爻辭而言，起源於形似的說法還是更有說服力的。⁵⁵

五、☱睽卦中的「逸象」

睽卦的意象，可能是《周易》中，甚至極有可能是整個《易》類文獻傳統中最奇異、最怪誕的。筆者在此將論證睽卦卦名和爻辭的產生方式與鼎卦相同。在先秦時，卦

55 早在西周初期，離卦、火、鑄造鼎戈等銅器三者之間就有關聯。除本文討論過的鼎卦戈銘文之外，在1964–1972年間，在河南省洛陽市發現了同一系列的三件西周早期銅戈，戈上的銘文只有離卦。劉雨、盧岩編：《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074–1076號。如前所述，在〈說卦〉中火（基本意象）與兵器（子意象）都作為離卦的意象被列出。更深入的探討見董珊〈論新見鼎卦戈〉。

名「睽」字的構造是「睪」在聲符𠄎（癸）之上，睽卦命名的靈感是在睽卦的上卦中觀察到了「離卦之目」（圖8）。在上卦中這個對正的「好眼」（五爻）一被觀察到，下卦兌就會受其影響脫離原本的意象基礎，從而產生偏斜的「斜眼」（三爻）假象。無論豎看還是橫看，睽卦卦畫整體都像內斜視眼的形象，或如《說文解字》所言：「目不相聽。」以癸為聲符的「睽」基本字義之一是度量距離，而看不清楚、無法精確判斷深度，恰好是下卦兌所代表的斜眼導致的問題。當爻辭言及上卦中的「好眼」時，校準與度量都恢復了，好事開始發生。

睽卦卦爻辭整體最突出的特徵，是事情結果與人們所預料的不同。例如，遇到危險或惡劣的情況並不會對人造成傷害或導致失敗。整體的卦運是小事會有好的結果，在所有爻辭的戒辭中我們都沒有發現不祥之事。睽卦富有哲理之處在於即使事物有差異也可以配對，且快樂隨之而來。雖異中求同，但也樂在異中。

可以被轉化為睽卦的數字卦，最早一例為「一一六一八一」，它與其他十個數字卦被刻在一件陶罐肩部的環狀帶間，也就是在上一節中討論過的那件西周早期陶罐（圖8）。⁵⁶「睽」是西周（約公元前十世紀）時期的常見字，當然也可以用作卦的名稱。筆者不關注此卦最初的卦名是否為「睽」，只關注它怎樣得名，及其卦爻辭是在何種條件下產生的。給此卦命名、寫卦爻辭的人，一定意識到了目是離卦的意象。

56 姚生民：〈淳化縣發現西周易卦符號文字陶罐〉。

從戰國到秦漢，睽卦的卦名在《周易》、《歸藏》及相關文獻的抄本中各有不同：在上博簡本《周易》中為「暌」（圖 8），在清華簡本卦表《別卦》中為「僂」（圖 8），在秦簡《歸藏》中為「瞿」，在輯佚本《歸藏》中為「瞿（懼）」（圖 8），在帛書本《周易》中為「乖」。

上博簡本的卦名為木字旁而非目字旁，《別卦》中為單人旁而非目字旁，且在底部增加了心字。《說文解字》將「暌」定義為一種樹，而「僂」可能是「憊」的初文。「暌」與「僂」古音相同，這使情況變得複雜起來，似乎宜把二字都看作今本「睽」的同音假借字。⁵⁷事實可能的確如此，但字形差異也不能忽視。⁵⁸「暌」作假借字，應讀為「睽」，這沒甚麼問題，但對於《別卦》中的「僂」，筆者更傾向於把它看作本字，與「瞿（懼）」同義。比起不討論心字旁或認為它無實義，後一種解讀似乎更有說服力，尤其是考慮到，較《周易》而言，《別卦》中的許多卦名與《歸藏》卦名之間的對應關係更為密切。⁵⁹

57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頁 134，編者把這兩個字看作「睽」的同音假借字。

58 Shaughnessy, *Unearthing the Changes*, 57–66.

59 李學勤：〈《歸藏》與清華簡《筮法》、《別卦》〉，《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頁 270–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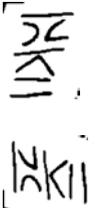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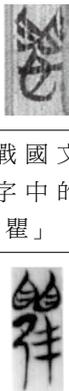
離卦 之目	睽卦之 斜目	「一一六 一八一」 (西周早 期)	西周文 字中的 「睽」	戰國文 字中的 「睽/ 睽」	《別卦》 中的 「睽」	戰國文 字中的 「懼」
						

圖 8 「睽」與「懼」

另外，雖然無法排除「懼」是誤字而「乖」也是假借字的可能性，但我們認為二者應是睽卦的別稱。⁶⁰尤其是「乖」字此前未見，它在西漢帛書本《周易》中的出現似乎與易傳對它的解釋有關。「上火下水，反向而動」，即水向下流而火向上燒，此義與兩物相交不同。「懼」字與「睽」字的基本構件都有「目」，鑒於《歸藏》與《周易》都屬於《易》類文獻傳統，且在古代會被共同使用，二者似乎是有意在對方名稱的基礎上營造差異，這大概是「睽」和「懼」的情況。

60 于省吾：《雙劍謠易經新證》，第3卷，頁6。

除《易經》之外，最早以「睽」之名提到此卦的是《左傳·僖公十五年》和《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前者還包含睽卦上爻的部分爻辭「寇張之弧」。⁶¹ 雖然這既不會影響相關出土文獻的可靠性，也不意味著今本《左傳》的內容與風格未經修訂，但確實為今本《周易》中的卦名確立了歷史優先地位。更重要的是，今本中的卦名完全符合本文的觀點，即卦名源於離卦之目的形象，其整體主題是從反常的角度看，事物相互交錯且無法度量。

由於上博簡本《周易》中的「暌」是「睽」的同音字，而《別卦》可能根本不屬於《周易》系統，我們沒有理由不認為「睽」是本字。⁶² 帛書本卦名為「乖」，而〈序卦〉釋「睽」為「乖」，這可能與用單卦的自然要素系統解讀重卦及漢代的聲訓有關。另一方面，《歸藏》中的卦名「瞿」似乎在戰國到秦之間就已經在流傳了。《周易》與《歸藏》卦名之間的聯繫，說明二者在卦的命名、卦的借用、文字遊戲方面存在競爭與合作關係。

易傳通過單卦之間的聯繫來闡釋重卦，這打破了重卦畫、重卦名及意象之間關鍵的整體聯繫，除此之外爻辭中的其他意象相互關聯且表現一致。從占卜者（即讀者）的

61 睽卦上爻的爻辭為「先張之弧」而非「寇張之弧」，今本《周易》中「寇」在睽卦上爻爻辭的另一句「匪寇婚媾」中。這或許是因為在《左傳》的這一段落中說話人（卜史）把兩句話縮略雜糅，或許是因為「寇」是「先」的形誤字，二字結構相似。

62 廖名春：〈楚簡《周易》睽卦新釋〉，《周易研究》2006年第4期，頁32-38。

角度而言，意象並不是相背而行，而是相互交錯。⁶³「見」在睽卦爻辭中反覆出現，強調了眼睛的意象；而從「睽」這個字中，我們明白了之所以可以看到如此不同尋常的意象，是因為眼睛的方向偏離。⁶⁴對睽卦的構成、文學層面及意象組的研究需另撰文分析，筆者此處只是想表達任何解讀卦爻辭的方法都應保持對基本意象眼睛的關注。在很久以前，某次占卜得出了後來被稱作睽卦的卦畫，它形似內斜視眼。這個形象一被識別，故事一樣的預言文本就產生了，異於上古漢語中任何其他文本。⁶⁵

- 63 〈彖〉與〈象〉通過獨立的單卦之間的關係來解讀睽卦，既可以用火、澤等自然意象來解讀，也可以根據睽卦的女性性別解讀。如前所述，火上澤下描繪出相反的方向，即火向上燃燒而水向下流動。因此，睽卦的爻辭雖是有機的，但卻不協調——意象、結果的行動方向完全相反。同樣的道理，「二女」（離卦是中女，兌卦是少女）志向不同，彼此行動方向相反。
- 64 睽卦初爻的爻辭中暗含著關於「目」的雙關語。所有經學家都不知如何解釋「喪馬勿逐自復」，因為其中出現的馬是〈說卦〉中乾卦的意象，而睽卦中並不包含乾卦。那麼馬與失馬自復是如何成為睽卦爻辭的呢？首先，睽卦最重要的意象是眼睛，以及上卦中的好眼與下卦中不能正常工作的眼之間的關係。「喪馬」是「喪目」的同音表達，甲骨刻辭中有「疾目不喪明」（甲骨文合集 21037）及「目喪」（花園莊東地甲骨 59.2）。「目」在「馬」（見圖 7）字中是表音成分，二字同音。所以「喪馬」指的是眼睛斜視或失明，即下卦兌的假象。初爻占辭「勿逐自復」指的是上卦中對正的好眼。因為從四爻起將進入離卦，所以爻辭中的馬（即目）最終會回到正確位置。
- 65 李鏡池稱之為旅行日記，見李鏡池：《周易通義》（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75–77。高亨認為睽卦記錄了古時幾個關於夏朝君主少康的故事，見高亨：《周易古經今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270–272。

六、結語

本文利用新的文獻材料，重新考察了〈說卦〉中離卦的意象基礎。〈說卦〉可能成書於戰國時期，是用於輔助閱讀《周易》的指南。該書列出的意象是從卦爻辭中收集而來的，其唯一目的是方便讀者查看哪些意象與哪些卦有關。〈說卦〉並不詳盡，且包含較為主觀的詮釋，其中仍有分類不當且解釋不充分的逸象。

清華簡本《筮法》的出現，證明了意象對解讀《易》類文獻的重要性，並將《易經》之傳置於一個更大更活躍的戰國解經傳統語境中。我們早已從《左傳》和《國語》的軼事記載中了解到占卜者如何讀卦與解卦，但《筮法》這樣真正的戰國時期占卜書確實改變了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筮法》中包含大量的專門知識和技術詞彙，對於本文而言，它最重要的特色內容是一系列爻象、人身圖及與之相關的單卦。識別意象的基礎是數字的寫法和與之形似的實物之間的視覺關聯，或是數字和文字字形之間的關聯。回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偉大的古文字學家于省吾先生在《雙劍謠易經新證》的序言中說《周易》的意象源於在卦畫中觀察到的實物與文字。他宣稱《易》類文獻是對意象的研究。

〈繫辭〉闡明了羅與離卦卦畫的關係，筆者提出此意象源於像網形或是「網」字的數字組合，離卦意象組的其他意象也是這樣生發的。正如筆者開頭所言，假如占卜者能從單一的數字之形中看到如此多象形之象，我們有理

由相信他們從多個數字組合（即單卦與重卦）中，觀察出更深層次的創新和主觀意象。在本文中，筆者提供了一些可能是西周時的數字卦例。我們還需要考慮許多其他的卦例，而且不僅是離卦，還有其他單卦與重卦。

鼎卦是六十四卦中最特別的，因為其卦畫各部分與實物鼎一一對應且形似。占卜者在卦畫與意象間建立聯繫，需要卦畫與物體或字形相似。人們可以從單爻、兩爻（稱之為半象）、單卦、放大的單卦、互卦、一體的重卦及它們之間所有的地方觀察出意象，再根據基本意象的功能和特徵衍生出子意象。《周易》之所以如此特別，並且始終無法被系統整理或精煉概括，正是因為重卦之爻中蘊藏了無數的意象。

《周易》中的意象及相關占卜書普遍被認為神秘非常，另一個原因在於它們本質上是主觀的，且這些意象最初是在特定的占卜語境被觀察到的。卦爻辭與意象的產生都沒有任何注解或規則，而這就是後世的易傳發揮作用之處。易傳嘗試用巧妙構建的解讀系統來理解它們，雖然其中一些系統可以解讀大部分卦爻辭，但包括「象形之象」在內，沒有一個系統能充分解釋全部內容。商周時期卜筮經常結合使用，並用來互證。根據我們對骨卜的了解，貞人會與刻手密切協作，在實際的筮占中應有類似的情況。與卜兆直接顯示在占卜媒介上不同，筮占的結果一定要記錄在某種材料上，以便占卜者為其服務對象作出解讀與判斷。對於有專業占卜知識的人來說，如果假設卦畫在圖像上毫無價值、且絕不會有視覺上的表現力，這就缺少了主

位視角。《筮法》的發現證明單個數爻在圖像上並非毫無意義，由此我們明白了數字單卦與重卦中的數爻有許多圖形意義。貞人依據卜骨灼燒出現的卜兆之形作出判斷，而筮占者的依據是自己或合作書手記錄下的數字組合中所展現的意象。而本文所回顧的新發現，強調了在觀察類似《周易》中那樣的意象時，書寫文化與物質文化所發揮的基本作用。在占卜期間和占卜之後，這些數字結果的書寫方向、佈局和書寫風格都在意象識別中起了關鍵作用，又反過來作用于生成預言、戒辭、卦名及各種文辭。

參考書目

- 曹瑋：《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
- 董珊：〈論新見鼎卦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頁68-8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黃濬：《鄴中片羽》。北平：尊古齋，1937年。
- 黃宗羲：《易學象數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
- 饒宗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卷。
- 賈連翔：〈清華簡本《筮法》與楚地數字卦演算方法的推求〉。《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頁57-60。
- ：〈試論出土數字卦材料的用數體系〉。《周易研究》2014年第6期，頁29-32。
- ：〈數字卦的名稱概念與數字卦中的易學思維〉。《管子學刊》2016年第1期，頁101-103。
- 金景芳：《〈周易·繫辭傳〉新編詳解》。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年。
- Keightley, David N. The diviners' notebooks: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 secondary source, in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 edited by Shun-chiu Yau 游順釗 and Chrystelle Marchal, 11-25. Paris: Éditions langages croisés, 2001.

- 來知德：《周易集注》。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5年。
- 李鼎祚著，王豐先校：《周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
- ：《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李學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
- ：〈清華簡《筮法》與數字卦問題〉，《夏商周文明研究》，頁251-257。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 ：〈《歸藏》與清華簡《筮法》、《別卦》〉，《夏商周文明研究》，頁270-273。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 廖名春：〈楚簡《周易》睽卦新釋〉。《周易研究》2006年第4期，頁32-38。
- ：〈清華簡《筮法》篇與《說卦傳》〉。《文物》2013年第8期，頁70-72。
- 劉大鈞：《周易概論（修訂版）》。成都：巴蜀書社，2016年。
- 劉雨，盧岩編：《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傅舉有、陳松長編：《馬王堆漢墓文物（一）》。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
-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

- 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
-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Shaughnessy, Edward. *I CH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6.
- Shaughnessy, Edward. *Unearthing the Changes: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the Yijing (I Ching) and Related Tex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 王明欽：〈王家台秦墓竹簡概述〉。收入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頁26-49。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 徐良高：〈1997年澧西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0年第2期，頁199-256、285-292。
-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姚生民：〈淳化縣發現西周易卦符號文字陶罐〉。《文博》1990年第3期，頁55-57。
- 于省吾：《雙劍謬易經新證》。北平：大業印刷局，1937年。
- 曾憲通：〈《周易·離》卦卦辭及九四爻辭新詮〉。《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4期，頁45-48。
- 張金平：《考古發現與易學溯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
1980年第4期，頁403–415。英譯本“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inatory Inscriptions on Early Zhou Bronzes.”
Translated by Horst W. Huber et al. *Early China* 6 (1981):
80–96.

朱熹著，蘇勇校注：《周易本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1992年。

朱震：《漢上易傳》。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